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4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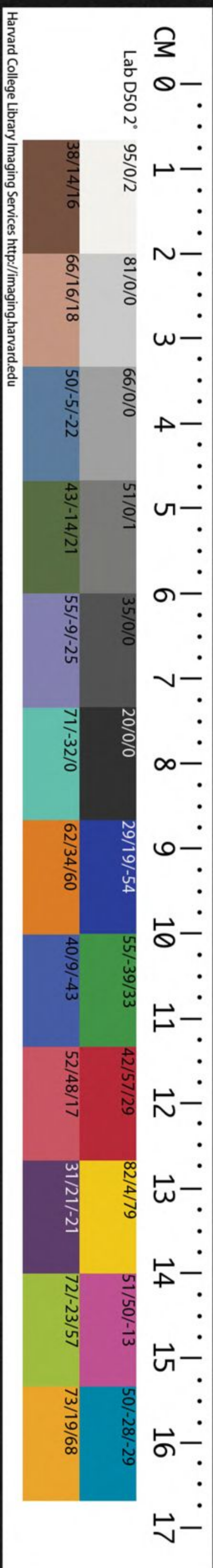
T4664.8/1922

曆律

皇明
疏鈔

卷六

第三帙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九

曆律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臣聞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虧盈之互易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筭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遲留伏見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而灾荐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然曆之來由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筭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不數世而輒差是曷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漸差而移於西天日之差而

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日在箕六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六躔六度三十七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統上言時

皇明通志 卷之四十九 孫仁
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
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脩改
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脩則陰陽二軌不順孤
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道不正殆見推步氣朔及日
月交食并七政躔度必違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年
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頻與
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
曆學事濫以臣充之使覩秘書加以歲月而謂庶幾
曆元可更臣仰惟 陛下應天順人入繼大統之年
陽在重光陰在荒落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
相符則調元正曆以定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

日也臣以凡陋之軀生繆歷重任竊念班固作漢曆
志以昭治曆者之所向必專門之裔必明經之儒必
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類焉蚤夜不遑罔知攸措然
於治曆之法畧聞其槩矣古今善治者三家一曰太
初二曰太衍三曰授時太初之曆以鍾律太衍之曆
以著策授時之曆以晷影曆以鍾律而起固正也然
聲氣之元不易求曆以著策而起固善也然揲劫之
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就日之體測之毫忽微妙不
可得而遁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
於此者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
為皆空言臆見也伏望 陛下以欽天道而授人時

為重乞可御史朱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
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准臣親督曾 奏改曆中官
正周濂等及疇人子弟內掄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算
者及今冬至之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
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
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
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
暎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 上之仍
勅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揚子如善立
差法之邵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其參別
同異重建曆元許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可也

方今天下涵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 臣雖不佞
或可執一籌以備驅筭也

稽古樂以禪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
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
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
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 臣嘗莊誦竊嘆以為我
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叅贊萬化故至
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登諸史冊禮樂百年而
後興信有由矣恭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
紹 聖祖之不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

四郊邇者 宸翰飛洒親撰 園丘樂章昭煥乾文
發揮道妙被之絃管協乎律呂真有以動天地而感
神明矣 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
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
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
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
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
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

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
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而天地之和應矣 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
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
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
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
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
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
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
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
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

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
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
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
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
玉戚弗合之於制麾帔旄旗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
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
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丸享食奏燕樂歌
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各從其類無
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奉天殿教坊司承應
雅俗混淆優侏儒獲恐非所以祇承上天之餘惠也
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

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
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
應羣伶紛擾衆劇喧唳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
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
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
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
復其初宗廟朝廷之制未合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元聲難
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
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

夫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
 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
 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
 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
 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
 知雷之元氣之所以發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
 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
 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
 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
 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
 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

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
 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
 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
 俯垂采擇

學校

論太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
 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
 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
 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
 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

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
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
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
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
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
者然後命為祭酒崇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
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珍恩惠極
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
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
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
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齊濟輩出

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
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
樂初年 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
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來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
之道頽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
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
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
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耻如錙銖雜處
於軍民之家混住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
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
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政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

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
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
所致無恠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
之於太學賈誼所謂可為太息者也今陛下春秋
鼎盛續成大統凡一舉錯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
下之人莫不懽心錯非當錯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
可不慎歟我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
者有創新而不錯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
者莫多於佛寺舉錯如是臣以為舛矣然成事不說
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
况佛寺無益乎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勅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

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
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
治我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
不期自至而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
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天聽不
勝惶汗之至

脩明教化疏

謝鐸

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故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
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百餘年間承繼相
仍罔敢有墜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

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來夙夜戰兢恒思
 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
 間或可以為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
 隱而不為 陛下言哉所有事宜條列如左其一曰
 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
 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
 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
 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為要而會饌
 次之其他不以為迂泛不切則以為窒礙難行然臣
 切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
 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所示趨

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
 謂會饌所謂撥歷者一切皆為虛文故事以如是坐
 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
 見其可也 所謂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者竊惟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國子監官以至各
 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
 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負於初心任非其人曷克更圖
 於後効願乞早賜罷黜之恩以為師儒不職之戒然
 後力求道德之士以為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
 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
 之仰望不為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

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
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
視扞格而不可達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
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
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
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
託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
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
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
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為向背因其勸懲以為賢否
蓋又在所不必論也 所謂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

者竊以國學所以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歲
貢則取之鄉科以是國學為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
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自進之徒而因循
姑息之弊為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
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
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
甚者不知經史為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
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
不知舉業為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如此臣
愚乞 勅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
必聚而焚之以不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

絕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通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所謂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係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之下三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典禮官亦嘗會議取自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優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

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隱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以羽翼吾道論行檢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爲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於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亡君親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

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 勅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葬大夫之例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為無少補矣 所謂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天下之道非託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脩補而切用者猶或未備臣愚乞 勅各布政司將切要

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陋地亦卑濕以致各類書板朽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 勅改為東西書樓上以為安置之所下以為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頓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矣 所謂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有以收歛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初以柴薪缺少暫且息停逮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甚

廢弛臣愚乞 勅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碓磨甃棹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饌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為虛文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密矣 所謂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者臣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為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

為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為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已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反而為少少漸反而為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已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為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臣愚欲乞轉科貢為六七更納粟為三四庶幾易窮

皇明疏鈔 卷之四十九 十四 丁洪
則變變則通之意雖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
至於甚極也

脩明學政疏

桂萼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孔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昔先儒張載有志復古而不遇其君故其言曰
縱不能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臣竊挹此志久矣
於治縣時已將平日所學節為事宜見諸行事頗覺
士民信悅真可見人心未嘗不古也遭逢 聖明邁
師古道臣職司邦禮則學校之政實與聞焉過不自
量謹用斟酌逐一開坐以備裁擇 一臣聞先王之

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以統
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
不出彛倫之外士不出畎畝之間是以管敬仲曰農
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眎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是
賴焉蓋未有不重農敦本而能養士以成俗也漢書
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
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
以教之者尤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教養之政
岐而二之故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
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
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

輕裘見達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
雖至親而赧然媿之者是雖冠服如士人言論則道
法其孝友之實而日不如塗之人矣合 勅諭提督學
校之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
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又每
於考較諸生之後仍查薦實父老以耕讀為事者量
加賞犒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心至於興脩水利以
便農民招徠逋民以辟土地責令該有司官着實舉
行如有司有不盡心本農敦風俗者聽其糾舉如此
則庶幾不出畎畝之中而成孝友之俗學校之政將
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 一府州縣提調官設稽

鄉行簿付之里老春夏秋冬循環開報於各生員名
下書某人孝某人弟某人睦某人媻某人友是凡孝
友睦媻任恤之行有一於身者明白開具事件朔望
日送提調官稽考其鄉行有缺者官員不許起文赴
選士人不許起文應舉欽降三等簿用此填註 一
府州縣教官為諸生立會友簿令其同志者每會七
八人或五六人五日一會每日先將所欲講求經傳
隨意手錄錄畢即將本文諧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
通章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意思
逐項錄于所抄冊子之端其作字俱要齊整每日務
滿字八百以上此致知工夫也次將本身所處倫理

上體認擬議自家行之父子兄弟朋友宗族有何事
未盡分處或欲行己之道而所遭人倫有不可通者
何以處之此是力行工夫也逐日抄記至五日一會
友之期除將所錄看文字會後就將所處倫理與同
志者盡心商略朔望日提調官至堂查勘以驗勤惰
申稟施行即此可驗課做其三場文字諸士子所賴
以出身者正不待督責而自勸者也一人者天地
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人之心也一息不
存則不與天地相似至于失之久而不復則名雖為
人其去人之道遠矣士之有志于學者存諸此而已
何以存之曰敬何以入敬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聖人所以純一不已
與天無間者不出一敬但無所存而自存詩曰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由此觀之雖文王之聖未嘗不畏故
學者將入乎是惟畏為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皆是法也惟畏而後敬敬而後心存心存而後可
以窮天下之變辨天下之事雖投之膠膠擾擾而能
不失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蓋其見之明而力之定
也一小學之教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
書數之文以調攝童子之心志使之不放動盪童子
之血脉使之不滯養之於蒙昧之時所以責其大成
於成人之後也今宗伯禮樂之教雖缺而因朱熹所

集小學亦可沿流溯源始學其可廢乎合行戒令天下提學官勿以科舉自限其生員或失講于先宜即收拾他書一意以此熟讀精講庶幾不為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觀矣其小學即今社學當修明其制臣嘗倣古小學之制為圖列于左方乃古小學變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為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出持令輕重相分頌白不提挈蓋古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內至於冬月

餘子畢入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視今之教者或嚴立課程急其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魄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為勤惰此小學弟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閭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為此臣嘗治縣時辟存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為門左右為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

祥道揚復等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各采色輝煌令可娛目以一師長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後即授一圖指示點畫令其通曉即此可以見禮器即此可以辨雜服矣又次為句讀堂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讀次以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即已必令無苦乃善仍講朱熹小學數條又次為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不宜多令其意通暢而已又次為聽樂堂日置

鞀笙磬投壺詩章射禮樂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無自而至矣以上四堂一遍則日晡矣復自書筭堂一名名略復舊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右序出如此則人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免笞責之苦雖古禮崩亡亦未必無補於萬一也由是選入儒學而舉以科目則真才出矣一諸生業舉子志在仕進經書粗解章句便擬題目作文字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經傳不特買櫃還

珠而已若此之類雖名曰仕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故近代作為科舉活套亦自稱絕江網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為耻也放心至此尚可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哉合申戒天下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整齊嚴肅使方寸常惺惺地然後取諸儒讀書法近思錄諸生體認一過則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豈至既讀書後與未讀書前只是一樣人物張橫渠云及讀書後自家又見得別求今生徒知此言有味者寡矣近議者又紛紛以為讀書無

益於學問至以傳註為贅者正緣其始未知讀之之法後有所得而懲之太過耳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龔龔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故必申令提學官講之於初口賣文志作易十二篇及東漢末世尚圖讖士罕習易獨費直以易教授鄉里取彖象諸文置之每卦每爻之左以便講證然乾坤二卦尚依舊云其後孔賈顏王之徒皆因以作註疏音釋正義略例遂不復古十二篇之舊矣程頤傳即因此易其後嵩山晁氏獨覺其誤至朱熹呂祖謙乃釐正復古十二篇朱熹與其徒蔡元定玩邵雍先天之易及叅同契諸書得易卦作

處乃就改定古易因程傳而作本義是時程傳本義各為一書至元時儒者乃始刊定以本義繫程傳歸古易十二篇之舊臣亦嘗欲以程頤卦下之傳列序卦下方未之及也今讀者皆當依此讀之則由隱之顯循循有序讀一過而尋溫十一過矣讀此書者又當先將啓蒙精熟體認此乃朱熹蔡元定喫緊焉讀易者作不讀乎此與未讀本義一般如書典漢註雖經朱熹改定尚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贅鑿務在反之於心從吾心所安而已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如詩朱熹傳註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註疏無由而知當時朱熹傳經一本註疏之訓釋

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註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熹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註中所謂高原下濕平陽之農耳又如閔宮篇註中龍密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甚為可笑也夫觀詩求作者之志大抵於其辭有剛柔而得男女抑揚而得上下君臣有規諷之義父子有怨慕之情朋友切責兄弟相須以是定之無有失也若夫大義雖經孔子刪定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然亦或譏評論刺之不可

隼者是存讀詩之人蓋亦孔子春秋之意也至其置辭命意淺深婉直亦因其人求之斯得之矣聖人制禮甚嚴制樂甚和順民之情也求詩太深不知樂者也諷詠而得者詩之本意也如儀禮今存者僅十七篇於士冠婚士相見之禮喪祭聘覲之儀亦畧可見矣一禮一樂有本有文經緯乎天地品節乎人情莫不得義理之安文質之中郁郁乎無以加焉故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至於禮樂所欲增損者蓋寡故曰二代之禮不足徵也吾從周是經朱熹考證已定楊復一圖尤為明便其文雖甚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合今諸生有志者相率於清暇

之日不擾之地畫圖周旋其間亦可以親見當時郁郁之盛不但讀其書而已我國家有大制作必將求其人如周禮不可講乎孔子曰為國以禮古之王天下者於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故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者也正月始和必布法於天下下自閭里上至朝宁無異道治也教也政也理也刑也事也相資以成治化故一貫而無舛夏曰夏禮殷曰殷禮周曰周禮天下世守之曰守先生之典籍名之曰禮禮者品節之義也人之生也因乎天地之性固無不善然天地之生廣天氣化不齊賦性斯異不無厚薄清濁故王者

繼天立極凡所以脩道立教者蓋品節限制之使用其中所以統而言之不過曰禮而已蓋當是時四輔三公日夕相與論而守之惟謹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是也而分之以六官其經制規為聯屬不悖乃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制故其勢合其事一可以久而無弊也後世事不師古或師之不能純用其意於是相成之美反病其矛盾而不能成天下之故不達則又猥以為古之聖人於是乎有相制之術焉故自漢以來其禮率以刑法相制以是把持天下於是刑名法律之說滋蔓而禮於是乎湮嗚呼以此罔民雖欲使民免而無耻且不可得况望其治乎合申令天下

諸生皆當講求以成用世之學但二經廢之已久此典禮所以不脩也合無先令國子監及各處提學揀選賦質通敏年力精壯者令其著功習學不拘年分但能講解溫習者即與起送吏部選用各學教職其舉人能速通是經即補兩京國子監等官則不出二三年而三禮之學大行矣如春秋先儒論春秋當以左氏考經之事以經證左氏之謬今諸生專用胡傳而程傳公穀左氏或漫不知省夫豈可執合令諸生通看各傳其提學考課當無論得失以觀其職如小戴記以註疏為主此太祖高皇帝之舊規也近時一用陳澔註夫澔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

意亦不能白合令天下諸生先考禮經其朱熹經傳通解亦畧可考二陳禮樂書尤博洽於三禮所講解最為可觀合令提學考課諸生之時一以二禮為主其二禮所無則求吾心所安而已陳澔之註今脩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士張璉註有章句近是亦嘗與討論而璉之所註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 一鄉射禮所以觀德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所以考見子弟德行者率於文字間求之於是去古益遠矣今三代之法尚可考求以觀人者莫如射合令提學於考校之後每春秋各一月如周制於春正月冬十月奉行鄉飲之餘率諸生一肄習之容體必比于禮

音節必比於樂以求循聲而入之規則諸生氣稟之偏學問之疵皆可以具見矣其儀備於儀禮不容復贅

風俗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切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 臣願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繫仕途不可以不清也 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風教之濫冗員不可以不革也 臣願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教之羞捷徑不可以不塞也 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 臣愚近覩禮部尚書傅瀚等為地震事題准各

該衙門條陳所見臣固知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蝕官司之黷濫生民之困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邊境之失寧是皆宗社安危之所關而朝廷宵旰之所急者顧以啓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諱惟是四者關風教學校之務也臣雖不才職專學校又豈容終於隱默而不一言之哉用是條列所見輒敢冒昧以陳惟聖明加之意焉天下幸甚斯文幸甚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柰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於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奈何忘君事讐若吳澄者親為有宋之遺臣覲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哉後死之誅止宜以律春秋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慚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臣非不知重復覲縷言之誠為可恨特以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嘖願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

聖明加之意焉天下幸甚斯文幸甚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柰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於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奈何忘君事讐若吳澄者親為有宋之遺臣覲顏胡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哉後死之誅止宜以律春秋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慚服也此前一事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俞允臣非不知重復覲縷言之誠為可恨特以每當奉祠對越之際輒起嘖願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

得不發之言耳如蒙乞 勅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
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
淺 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竊惟科貢之
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
得人奈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
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
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為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相
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 勅兩京
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
政司特差二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
庶幾稍革而真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

近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
勢聽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來貢之際
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為陞考而實則虛文
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
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
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
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
此二者揆之人情格例未免窒礙難行臣竊反覆思
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自宸斷力加幹旋然後
科貢可重士途可清而所以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
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臣愚竊惟京國四方

之極天下所視以為準則者也切見順天應天二郡實為京府太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為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屬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為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奈何今天下附郡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為增益上以府學教授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積重矣臣亦孰知今之為官者類喜添設而難於裁減

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為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况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彛倫之堂變為交易之地豈不大可耻哉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云國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

行矣往年為因此輩不諳文理凡撰各衙門寫本者俱各雇人今遂視為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雇人艱難為辭日前派害其極如此如蒙乞 勅內府等衙門事例許今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國家養士不厭其多但緊關所在恩幸之濫進昏曉之雜處殊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嚴考覈以正士風疏

胡世寧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致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泰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 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嗚呼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至巡撫下至州縣皆不暇為 國忠謀為民

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
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
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
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已
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
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
民疲敝而上厯宵旰之憂者此也 臣愚乞 勅吏部
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
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
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托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
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
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獎
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怠疾賢能曲為謗毀者必
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
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宦違道干譽為事者許科
道彈劾 廷議訪實而奏黜之比或考黜之中間有
孤忠衆嫉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
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士輩出能
為 國家任事矣

欽遵

聖訓嚴禁奢侈疏

汪鏞

臣惟 皇上舉行曠典親事耕藉率先天下將使天
下之民男勤於耕女勤於織以為豐衣足食之本既

又頒示 聖訓列為條目 勅諭部院刊布天下將使天下之民重本抑末去惡遷善以成禮義庶耻之風此 皇上惠愛元元之心至矣盡矣 臣伏讀 聖訓內一欵一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樽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歉 臣仰窺 聖訓蓋謂民之朽財非勤無以開其源非儉無以節其流勤與儉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故既率之以勤復諭之以儉洪惟 太祖高皇帝著 大明令 禮儀定式凡官民服飾冠帶房舍鞍轡墳塋器皿床榻各有等第無非示民節儉使不得縱欲敗度夫奢之為害不止貧而已也官之貪民民之為盜上之虐下下之慢上禮義之風迫

庶耻之道喪皆自奢侈為之故 太祖高皇帝詳於禮制以防遏民欲如此奈何承平日久人心玩愒雖有 令式罔知遵守財愈匱而奢愈甚民俗之弊極矣 皇上聰明天縱洞燭幽隱故樽節愛惜勿得賤棄之訓如遍歷閭閻而熟見之者真法 祖奉 天興道致治之要務也 臣忻躍感戴自不容已是用忘其固陋謹以 令式所載及 皇上所諭至意敷張演繹列為條款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責令御史守令著實奉行俾天下之民既務於勤又務於儉自京師以達四海翕然從風則禮義可興教化可行而治效可立見矣 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一

伏觀大明令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各有等第上可以無下下不可以僭上職官妻女一品至三品服渾金衣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四品五品妻女服金搭子衣首飾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服銷金衣并金紗搭子首飾用金珠惟耳環許用玉珠以上許通用綵繡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金繡許用紵絲綾羅紬絹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餘止用銀翠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珀靴不得製造花樣金線粧飾庶民並不得用羅絹涼傘許用油紙雨傘凡鞍轡職官一品二品用金粧飾三品五品用銀六品以下惟用確石鈇鉄庶民不得猶

金惟用銅鉄粧飾職官一品二品器皿許用金玉三品至五品惟酒盞用金六品以下酒盞用銀庶民惟酒盞用銀餘者禁止 一伏觀 禮儀定式凡衣服花樣公侯駙馬用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僊鶴錦雞三品四品孔雀雲鴈五品白鷗六品七品鷺鷥鸚鵡八品九品黃鸝鶴鶉練鵲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馬凡文武百官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帽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并織綉龍鳳紋凡官員蓋造房屋並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畫藻卉其樓房不係重簷之例聽從自便公侯前廳七門或

五門兩厦九架造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房三間五架門用金漆及獸面擺錫環家廟三間五架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拱簷桶彩色繪飾窻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飾其餘廊廡厨庫從屋等房從宜蓋造俱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斗拱簷桶青碧繪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簷桶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門三架黑門鉄環已上品官房舍除正廳堂外其餘房舍

許從宜蓋造但比正房制度務要减小不許太過其門窻戶牖並不許用硃紅油漆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酒盞用金餘用磁漆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用磁漆木器並不許用硃紅及稜金描金雕琢龍鳳紋官員床面屏風榻子並用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鳳紋并金飾硃漆官員鞍轡公侯一品二品用銀減鉄事件鞞用描銀三品至五品用銀減鉄事件鞞用油畫六品至九品用擺錫鉄事件鞞用油畫一今之官民房屋違式者甚多合無行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縣掌印官嚴加禁約凡以前造過違式房屋責限半年內改

正自文書到日以後違式新造者許地方里老鄰佑指實呈首即將本犯并工匠依律問罪房屋拆卸入官如是地方徇情不舉事類一體究治年終府州縣各將改正追問過緣由造冊繳報巡按御史轉報都察院查考其奉 欽賜第宅亭院不在禁限 一今之富民男女衣服首飾僭用太甚徧身錦綉盈頭金寶恬不為異合無行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縣掌印官嚴加禁約今後但有前項違禁服飾許地方里老鄰佑捉拏呈送依律問罪服飾追奪入官如是地方徇情不舉事類一體究治 一今之富民器皿率用金玉合無行令巡按御史一體禁約究治違禁之物

追奪入官

一伏覲

聖訓所謂賤棄者正如今官

民之家一有宴會輒張盛筵所食不及一二所費常至什百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合無嚴加禁約今後士大夫會飲每卓果肴各不得過五碟庶民之家並不許鋪設筵席止用團卓聚坐食取適口酒止五七行不得作樂歌唱酒肆之內不許三五成群長日酣飲在京行巡城御史在外行巡按御史差人密切緝訪軍民有犯即行拿問職官有犯指實劾奏 一居喪供佛飯僧出殯大設儀仗送殯至數百人實是賤棄米谷至於乘喪嫁娶作樂飲酒食肉實是滅棄禮法合無在京在外通行御史督同有司嚴加禁治則庶

幾浮費可省風俗可淳 一富貴之家率于院落栽
植花木粧飾假山元宵做造鰲山花燈舉放烟火爭
奇闖巧所費不貲及端午打造龍船競渡無時遊玩
湖山寺院男女混雜合無通行禁治其浪造假山等
物通追入官仍將追治過緣由造報 一京師乃四
方之表職官乃庶民之表法行必自近始必自貴者
始乞 勅巡城御史嚴督五城兵馬遵將 令式所
載并前項禁約事宜一一着實舉行違者指實叅劾
如是御史不能盡職虛應故事臣等詢訪得實遵照
勅諭內事理叅奏罷黜

存 國體勵士風疏

胡汝霖

臣竊見禮部尚書嚴嵩近為河南道監察御史桑喬
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辯明心跡乞 賜罷斥以
謝人言臣讀其疏竊為嵩耻之臣惟廉耻節義以治
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乞恩求退而已
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
辭強辯如嵩之為者大臣進退體貌當如是耶故當
其時在 朝多恬退之士人臣勵廉耻之節風俗淳
厚世稱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求賢
以恩禮遇大臣以廉耻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
也然而奔競成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而亦有懷
徒隸無耻之心者穢行既彰致招論列輒為具奏辯

誣欲以明其心跡此皆鄙夫細人飾辭文過名為辭
 避實幸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責以持位保祿而
 已夫心跡既明是自謂無罪也是自謂不負任使也
 是猶可以冒顯秩享重祿也而曰乞 賜罷斥豈其
 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也此風既久習以為
 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所以崇禮讓勵廉耻之化
 也仰惟 陛下乾剛離照至斷至明羣臣之賢否言
 官之是非如物在鑒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聽
 而嵩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謀謀
 自辯然後其心跡明哉况嵩貪跡顯著更將何辭自
 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正宜竭誠秉公仰

答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報主持
 身多穢見利垂涎甚不稱典禮寅清之職頃者考選
 譯字童生賄賂公行貪淫無節始則開口以邀其金
 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此其跡甚
 顯著故御史桑喬等指以論列而嵩乃謂被劾事情
 中間容有未白于其心者強顏飾非不顧清議嵩可
 謂無愧耻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
 陛下遇大臣以禮如此臣愚以為奏辯之風不息則
 無以存大臣之體廉耻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
 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惕勵憂勤任賢圖治
 而朝有奏辯之風士之廉耻之節 陛下雖欲臻唐

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哉伏乞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隙論列不當者一惟陛下察之罪之此于陛下禮義廉耻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伏惟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為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冀得效用以樹勲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塞者固多乃輒動於利欲恣其性情盡喪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勢

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羣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事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也然鑒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于未然之前法者施于已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官箴節槩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發軔第一義將不至于迷途而失逾遠矣諸士幸甚官民幸甚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

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所志何如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若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歉多矣若或見之不立而甘心于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衣蔬食亦常安矣一旦登庸則率多侈靡蓋由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于人債負求償則廉耻必喪矣是終身之累也故必早見于此極意節嗇即衣馬僕賃之需亦從減省淡薄能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貧士為善富者能敦此道尤善也

一三

心術夫士君子立心行已忠誠端謹明亮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讒佞傾陷奸回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初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矣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為不才而擯棄之也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齒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處相臨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生始進則當自處其順勿

抗志陵犯以自蹈其非禮可也 一弘器度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呈一藝叨一命輒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淫虐蔑不敗也必須養以恢廓大其局量位高而益謙虛功崇而彌退遂斯為服聖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皇明疏鈔卷之五十

武備一

建置五團營疏

于謙

臣等計議方畧會本具題節該奉 聖旨卿等便同

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勦

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來亦當如何操練軍

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

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

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

自振而虜寇之患自平矣 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

馭兵垂方既履 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

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
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十
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
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
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
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
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
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
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
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将管隊等官量
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

為獎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
為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繼彼此相識不致臨
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為一營
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
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二五千隨機應敵其平
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
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
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
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
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糝合者不同
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

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
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
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
弩對敵神銳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
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砲飛鎗
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
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
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
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
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
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

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餘
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
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
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
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
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
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
頗多 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
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
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
求况醜虜交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

皇明張明
勇無以剄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無濟而後
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
平矣臣等既蒙 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繫已愛
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 國恩緣係會議戰守
事理具題

防患疏

于謙

切照福建浙江湖廣貴州廣東等處地方近來為因
旱澇相仍民多艱窘有等官吏不能盡心撫綏却乃
生事逼迫以致盜賊竊發良善被害上干 宸慮勞
師遠征仰賴 天心助順將士効力所在寇盜以次

削平各處地方漸就寧謐此誠 國家萬萬年太平
之慶臣等切惟大易有思患預防之言虞書著儆戒
無虞之訓是以古之聖帝明王制治保邦之心未嘗
不先事而慮今 朝廷凡一應軍需財用糧餉物料
大率取辦江南軍民僨運供給今賊寇頗寧人心甫
定之際所宜維新 命令以防患於未萌看得湖廣
貴州苗蠻巢居穴處其性頑獷易動難安其靖州曾
定等處餘寇未盡剪除福建浙江山深林密產有銀
礦頑民往往尋跡竊取稍失防閑輒便讐殺近雖溫
州等處地方各起盜賊已曾擒獲干連抄提人口該
鎮守官侍郎孫原貞具 奏要行寬宥本部依擬覆

奏 欽准免其抄提令其復業誠恐舊役未除驚疑未定因爭小利復起釁端又兼原調殺賊軍屬多已散回各衛各班捕盜領軍官員亦有取回原任者萬一不逞之徒踵為嘯聚重議征討轉餉撫捕不免事出倉卒人愈勞困雖 皇上聖德遠被萬方決無此虞但防微杜漸不可不慮近雖節有欽奉 詔書事例并本部行移各處鎮守等官令其隨宜招撫叛寇懾安軍民未免循常不能聳衆合無請給 聖旨榜文本部差人分投馳驛賫與湖廣等處及鎮守等官令其各為騰寫於各府州縣土官衙門去處張掛曉諭軍民番夷頭目人等爾等先前或為不才有司激

變或為豪富大戶凌逼或土官倚恃暴橫或守臣不得其人或為賊黨哄誘或為賊人虜掠不得已從賊為非今賊首久被官軍擒獲爾等固有革心改過復還鄉里者亦有陽為順附陰持譎計者且爾等自受國恩將及百年祖宗墳塋父母妻子完聚保守足以衣食為良民久矣今一旦舍順從逆去安就危其所以不為官軍殺獲幸矣自今益思保全之計輸誠順附各安其業 朝廷體天地好生之心廣一視同仁之量前罪俱置不問共享太平之福永遠無害若或陰持譎計竄遁山林圖為目前之謀不顧後日之禍則命將出師設法擒獲首從必殺無赦悔將何及爾

等雖一介編氓或生蠻種然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吉避凶世之通論爾等不可不審死生凶吉之理其各司府州縣宣慰宣撫長官司等衙門官員自茲以往亦洗心滌慮奉公守法撫愛下人不許貪婪酷暴肆為凌虐以致激變小民重貽後患如若仍前有違一體處以重罪如此庶可以安反側之心而消意外之患矣

撫治荆襄疏

王恕

荆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往往逃匿其中用強劫奪置立產業官吏不敢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

日熾荼毒生靈謀為不軌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殘滅茲不乘時處置抑恐餘蔓復滋重貽後患臣請得而備陳之襄陽府惟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蠡溪格夔坡潭頭坪馬腦關扒峪梯兒崖豆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榔口馬欄青峰壽陽栢林前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移派人戶在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劉千斤等一起衆皆響應比先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遣各邊備禦征進并為漕運之用止留老弱殘

疾之人不堪防禦致賊窺伺為患且其地方溪水雖多灘浪峻急舟楫不通漕運艱難乞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并運糧官軍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振揚軍威遇賊生發易為調遣撲滅其該所原撥運糧官宜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衛另行照數撥補至若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縣上津鄖縣谷城化光相為唇齒本州地方派民視竹山房縣等處派民不相上下彼此驚擾自然之勢本州原設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永樂年間奉 勅修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差調臣以太嶽太和山宮觀所在用工

即今煥然如新中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實有食糧正軍一千二百餘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輪班修理之名其實歇役在閑合將正軍盡數令其在城操練振揚軍威遇有本處并隣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巡守等官調度勦捕各處并邊方有警及運糧等項不許差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修理遇有大營造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此乃保障一方軍民防護各山宮觀之善術也又若均州南漳谷城竹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荊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流移逃遁之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潛住為非均房二處各有千戶所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

惟遠安縣西北抵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荊門南漳當陽等州縣俱各窻遠况本縣止有里半人民遇有生發絕無救援照得已革荊州護衛官軍見存荊州三衛帶管莫若於內查屯田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在彼與民相兼修築守禦地方如全所不勾就於別所湊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庶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然又有可憂者房縣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河南疆域廣闊道路險要因無巡司盤詰以致各處流移逃遁人等徃徃來彼開種結菴停藏

為非如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俱強賊出沒流民經行之處務必每處設立一巡司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徃來巡視凡住種年久附籍已定之民聽其生理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造作非為者拏送治罪以至僧道之徒亦皆善以處之蓋控制有人則流移不敢聚衆關防嚴謹則盜賊日漸消沮此自然之勢也至若設立官職以備非常而要害之衝尤宜加意今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所設官員俱係裁減然此州縣土民雖少而地方實廣况其間流民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

皇明 卷之五十一
者其數甚盛詞訟紛紜盜賊生發良有以也今因官不全設凡有公差考滿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侵漁百姓乞將前項裁減衙門州添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撫安人民緝捕盜賊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臣伏覩 勅諭曰哈密城池累被土魯番殘破夷衆見在苦峪等處寄住經畧累年尚未克復寧安爾至彼與鎮巡等官從長計議處置務將城池克復夷衆安插得宜爾受茲重任宜輸誠效忠殫心竭力多方

調度隨宜區畫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俾夷虜盡服地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 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鄰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為敵境此所以貽 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興滅繼絕自古帝王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舉措其間委曲事情量從簡便伏望 聖明勅令兵部仍會多官計議或臣

等所言可行或別有良策具請 聖斷早賜 綸音
臣等仰遵 廟筭俯察夷情進止遲速隨機審處期
得夷衆富強地方寧靖庶盡臣等犬馬報稱之愚茲
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情哈密
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
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
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
益微 朝廷為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之國不
忍坐視絕系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
成吉思支派差人於曲先地面撫取前來襲封王爵
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為阿黑麻所虜 朝廷震

遠投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
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
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 綸音未達於酋耳往
時殊錫未入於窮廬虜情誠偽有未可必但本酋今
已奉書通貢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見近日
勅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乘機不
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三種大頭目供稱陝
巴根基正大情愿輔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陝巴語
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
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貢使到
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計慮周

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領經略
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陝巴
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及陝巴
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選發精
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
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
又須責諭奄克孛刺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
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廢殆盡
動調軍夫與之修築險遠可慮今各夷欲自整理必
酒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
給令自變運事體亦使其奄克孛刺既與陝巴心志

未孚終為後釁與之結親誠為通好釋嫌善計都督
拜迭力迷失等乃哈刺灰頭目原非哈密之人最為
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
去及將家口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外通強
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為處置以除厲階其回
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
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為哈密聲援與夫小列禿野
也克力叉罕禿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
似為缺典况陝巴復國之初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
夷以敦和好各官又以自行措辦不勞力帑與此大
典奚惜小費凡此皆區畫安攘之術下以帖服夷情

皇明史稿 卷之五十一 四十一
上以寧安宗社為計之得孰有外於是哉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臣奉 勅命臣以彌盜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以裨補軍機重務者條陳以 聞臣謹會同鎮總等官計議奏 請其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彌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水以入城隨復湮塌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湫河之水自古地丈八頭起修石閘一座擗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穿城而過足充居民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湮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 親藩所在不可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泄城壕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里節財省力實在於此衛國之計也初渭南華陰縣民告稱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貪圖深井之地圍場空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於孳牧土地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冰入套所在守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委靡又不如前後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夫深溝陡崖

皇明史稿 卷之五十一 四十二
三

邊牆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為慮邇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為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考得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墻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 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

營堡俱各那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跡海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上紅寺鎮靖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逐漸修理其白塔澗口就快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况常年必須民間運納谷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臣觀淳化縣三水里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鞏昌

漢中等府并蘭縣俱山林曠闊實為藏賊淵藪所在
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
以成家業官司區處嘯聚扇禍况蘭縣親藩所在
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
軍衛抗衡為今之計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
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隸汾州陞蘭縣為蘭州
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然後今流移
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克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
科此彌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
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
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

田致招賊寇邊禁既已懈弛民人動遭劫戮况自邊
牆至煙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
開末流其可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霸占派
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
亡則往時覆轍可鑒為今之計當思種菜之舉比之
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為輕重况堅壁清野古人禦
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時政未
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
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人百人
之將如千戶百戶之類陝西地方十萬人以上之將
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

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奸徒
排陷構禍不能申理者或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
肯辨明者以致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
缺員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
自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
乃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政無不
舉之理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
鄠陽鎮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
里隔遠山林險惡人煙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
縣必經之處最為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
虎火蠟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

有殺虜之迹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籍
徒私販茶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
害大畧相同必須預為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
附郭鄠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
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
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兵一百名
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鄠陽俱
隸山陽則兇頑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
隘之計也

修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

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奮武於荆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書詩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修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

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讎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

皇明史稿卷之五十一
周憲刊
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
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
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
工每占一二萬其工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
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糧糶賣不得實用負累疲弊
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
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
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
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冬春各全支料以
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
場俱被勢要之家或王親占為已有亦有被軍民開

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
月即邪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
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
况六箇月止關草二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
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
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雖
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
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
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盔甲多不如式
弓矢多係自置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
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

皇明欽定 卷之五十一
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
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
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
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
實况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
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
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
總兵俱蒙 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
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畧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
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
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

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
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
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
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蓋四月
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佳操所以馬多生物
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
亦霄壤之不侔矧鞍轡啣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
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
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
內治之修誠未之信况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
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衆

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
 入似有啓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
 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
 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
 之謀乘隙而動乎夫 京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
 同宣府至 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即係虜
 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
 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
 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 京師武備
 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
 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為之凋瘵

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
 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
 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題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疏

馬文升

臣切惟人君之治天下文德武備相資並用武備莫
 先於將將得其人則武備自修兵威丕振可以懾服
 四夷潛消奸宄矣且古為將者必學之於師十數年
 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得也蓋兵法始於黃帝本
 之井田其來已久禹征三苗誓師之詞兵法已具其
 後周之太公吳之孫子齊之穰苴魏之吳起漢之張
 良唐之李靖皆學兵之久而號知兵今五經七書皆

諸子所作其詞古其義與世之講明者少雖兩京設有武學以教幼官并應襲舍人但教官亦多常流不能講明七書之旨况我朝機密兵書有禁人不敢習所以將材甚為難得近該本部節次奏行內外大小衙門訪舉但有諳曉韜略堪為將官者起送來京經今許久未見舉薦一人目今除在京各營提督武職大臣出自將門韜略素諳固有其人各邊將官亦止是或號令嚴明或弓馬熟閑或持已頗廉或愛軍頗仁者求其洞曉韜略謀勇兼資如古之名將者亦不多見昔宋因有契丹西夏之患最重武備屢命儒臣編集兵書其目實繁獨武經總要一書乃宋仁宗

命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編定仁宗自為之序頒賜內外武職重臣其中所載戰陣攻守行兵布營邊方地里一切器具與夫軍中合用事宜酌古準今靡不該載武職官員若肯熟讀講解存之於心施之於事雖不如古之名將亦可克任邊方重寄况不係機密兵書在律條亦所不禁各處不敢擅自鏤板所以武職官員多未得見聞有抄謄舊本字樣亦多差訛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材乏人邊事雖非趙宋之比固不足慮但西北胡虜與我密邇自古所不能滅屢為中國之患萬一有警勢甚猖獗倉卒之間邊之良將將何以禦臣等職典兵政國家安危所繫若

皇明史記 卷之五十一
不作養將材於今日何以得之於將來日夜思惟無
以為計欲學武事莫先此書如蒙乞 勅內閣儒臣
檢尋如有古本武經總要校正明白上進乞 勅司
禮監將此書從新刊板務在字樣真正用好紙刷印
數百部 頒賜兩京公侯伯都督武職大臣并各邊
鎮守總兵太監巡撫都御史及副叅遊擊守備內外
官員并本部及兩京武學各一部令其如法收貯在
邊永遠相傳凡遇交代不許帶去及損毀遺失各官
務要時時觀看十分精熟毋得視為虛文若罔聞知
巡按御史時將查考若有帶去損失者亦要追究下
落庶武經廣布將材可得而兵寄不至乏人矣

遼陽時政跡

王崇之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
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
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
各有軍餘造辦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
武備修舉也柰何邊官庶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
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
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
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
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反又科害軍缺則
雇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為得計前

此之弊在在在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
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
一一點視如城中舖舍多無門牕堞口間用土坯灰
刷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
以調用步卒疲弊不堪明甲可以禦敵青甲不能遮
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
暇修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
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
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為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
稽考難以一一參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修整
不可不急乞 勅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

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在不
堪兵甲查照舊例 奏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
之數官為修理既不勞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
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季查盤外如盤鐵木植甄
瓦灰等料俱資軍國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
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
若有短少就将經該官員參以侵欺之罪其巡撫等
官亦要不時點閱如城池器械等項不完者將衛所
官員就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住俸督催
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干礙總兵參
副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

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圍獵野獸為生數年以來多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散布疋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土人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堪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土人潛將鹽米包裹刀箭甲葉陰於墻下空野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為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每年進

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斤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目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搶虜室廬空廢田畝荒涼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賊情稍寧之日行令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量為枷號滿日與守臺巡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叅奏等因

皇明史記 卷之五十一
廢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 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然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造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近來船隻損壞者無人修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絕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只剝軍自養廢職者

信乎其然也如呼遍鹽鐵所軍俱無月糧止賴賞賜土官達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賴俸給又無巡哨守臺晝夜在邊尤為寒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皇上憫念元元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邊儲預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 恩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十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車輛運送及暫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僱運補解去後但彼處

官員視為泛常略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今遲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既稱難來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官軍何所仰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賤商賈販賣易換有無尚不免於饑寒今兵荒相仍商賈少通使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馳鋒敵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合無不為常例將前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解或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量為便易委官解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貫另為

處置或暫折收賚銀兩運來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為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固皆賴於此聖朝垂意邊儲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按二司官以分管之柰在前官員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卑微者唯畏勢貪利甚有夤緣為奸乘機逐利撒放糠粃穀豆糴買腐爛倉糧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辨驗奸弊敗露一清積

蠹邊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關於
貧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閑地腐
爛相積邊境急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糧不及半年
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積密雲等堡全無一月之
支今遼陽城中每銀十兩止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
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納近
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
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
人往迴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雇脚盤費多者要七八
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
官雖用心催償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畜馱

負力疲財殫卒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為可恨欲減米
數恐虧損官銀欲增脚錢恐庫藏缺乏即今傳報聲
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
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
邊儲厥後河開農興尤難為用乞 勅該部行移巡
按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酌量路途遠近聽
其隨宜增減米數脚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
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
詣各處杖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
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納俱先定
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庶乎邊

皇明政錄
卷之五十一
備之克修也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汚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

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資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各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

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
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
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晦之士
收拾駢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
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於文
求將於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足以備一
代之彞典而其網羅之周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
而遺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遠其用武臣也甄別軍
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

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於方面之長貳或列於行伍
之將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
甚善矣但求止於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於貴
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麓材近歲有保舉將才之
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
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目為謀略及
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
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
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
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才詘於文者或優於武亦
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於寒微吳起困

於羈旅樂毅出於踈賤黥布雜於輿臺衛青辱於人
奴去病育於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
豈能自致通顯建功於世而垂稱於後耶今四海之
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於側陋之間夫武以用
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
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
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
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
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
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術以赴功名之
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於仁宗曰文

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
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
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
以協旁求之心下不足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
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等竊與
之異世而同懷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
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
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
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
藝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戎卒或係於
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

萃數目請於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
三矢以上者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一矢
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
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
式昭宣足以備彝憲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
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以效用於世
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於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
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
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
才於異代也哉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臣久在病中誤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又蒙加臣
太子太保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臣感 恩刻骨不
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
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
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臣敢披瀝愚衷妄陳
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
全資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伏願 聖明不棄芻蕘
特賜 親覽 一定武略竊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
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為
此殺人非得已也今境外四夷已有 祖訓
不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

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
邊境叛軍即聽處決擒殺著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
民間盜起則望 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
累朝設立巡撫兵備 勅詞立為定制務使練兵足
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聞
及其既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
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
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
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等官或先爭權
曲阻其事或後忌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
者即照先年重例處死 一崇憲職今各邊腹裏兵

食調度兵將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
為難 朝廷任之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吏部每次
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有未當者宜令訪實選替皆
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濟變心誠體國之人而
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者必須定以三年
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補其難然後
人肯用力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法使得
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糧在官以為練兵
捕盜募用死間先登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扼腕
如昔王翺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
盜賊可弭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

本不為害臣愚不敢欺隱初任德安推官凡造倉積穀造舖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殺數百者自備弓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出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救故臣不揣以為事當如此也 一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險戎狄最強宋太祖

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 臣伏讀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 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頃而定筭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 陛下體 聖祖之成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

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使得成功矣 一增武備往歲募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間時則輪番一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警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 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

能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軍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為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充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為事而墩堡任其攻剋鄉民任其殺

虜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捨死逃回邊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不曾割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情歸以取勝者但彼殺虜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時問決不必一一 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

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衆證其人設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為之勘剖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

若讐殺不聽分解及為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黨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自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奏決不該差勘而托故推勘以致延緩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

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于上司各用厚紙大簿掌印官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稟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臣先累試得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即為保襲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為誘執如上下凍州趙文興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來見屢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

李萬盈來見違約臣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榮高雙殺三十餘年臣令畫江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如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搆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景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景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其

却奪即與叅將二司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伏兵近山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鼓震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為文召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臣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止蓋信義雖蠻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撫道遇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勳差人來訴臣即輪前責其家之占田圍縣罪惡深重新天子英武同符太祖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未久彼即移文來首田本占民願從斷還而原曲

皇明政錄 卷之五十一
斷與之者消沮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為惡松潘番又為兵備胡澧伐木修城署竈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為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乎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為地方涓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肯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 太祖皇帝聖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

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真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伴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於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襲舊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高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并管

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填給違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察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鋹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彌鹽廣鬻而壯丁益勸于煎軍民得易求食其為上下之利益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常邊糧不肯趁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貴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部官書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如其豐收米賤之時那借官銀數十

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穀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時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糧易于措積蓋亦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糧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指勒難收以致靠損屯農方可常糴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贖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超陞世襲軍職大壞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

見賊及後克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
凜凜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
功衛所官又剋減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
賞且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
為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
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
南降使非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
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
可畏哉 天命我 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 詔盡
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安然有識者猶恨不籍其
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之困戮其首以梟邊境而快

憤軍之心也我 皇上勵精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
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 臣恐法度不時加嚴
儆則易至于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易至于復生
伏願 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大臣計
議自今嚴立 成命載諸 天府頒諸天下今後官
舍軍民人等敢有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
地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
原立功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
有戡亂平賊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廕外其
有聽容子孫弟姪黃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
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襲至于軍匠黃緣再有額外

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革邊遠充軍永為定例
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用漸足而民窮可
救實為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誤近多謬見
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贖米五十石即令還職
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米
共四百八十石餘俸薪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
其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
如邊衛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
官生長邊方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
巡撫量罰邊糧若干或令降級或令減俸就彼差操
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糧算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

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
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
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
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革而復推
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
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
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
調出指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
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
查正要皆有益于國儲不少也 一惜人才今天
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保而能舍身為國摧奸禦

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朝文職止有李承勛
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寇不宜輕
出 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
久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
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註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
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
昊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
討遣人畜緣權奸奏逮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
備猝遇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寫
亦虎仙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
功差誤又為憮人聶能遷等反間流謗逮至充軍臣
謂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
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者皆先任
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
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恠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
閑住 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
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
古人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 臣昔舉代
巡撫而亦為考察所黜惜其老矣筋力未知 臣不敢
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也

人君之德如日月之照臨也

人臣之德如草木之蕃茂也

人子之德如雲霓之潤澤也

人父之德如雨露之滋養也

人君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臣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子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父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君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臣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子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父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君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臣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子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父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君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臣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子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人父之德如地之不可測也

人君之德如天之不可及也

